

〔洛陽搢紳舊聞記〕校注

丁喜霞◎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洛

陽

搢

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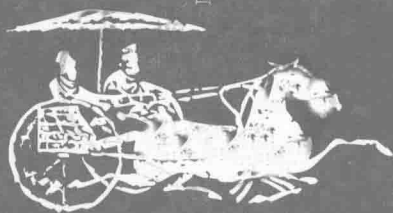
舊

聞

記

「洛陽搢紳舊聞記」校注

丁喜霞◎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河南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出版基金資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洛陽播紳舊聞記》校注 / 丁喜霞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2793 - 3

I. ①洛… II. ①丁… III. ①筆記小說 - 小說集 - 中國 - 北宋 IV. ①I2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26141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任 明
特約編輯 李曉麗
責任校對 王雪梅
責任印製 李 建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國社科網 010 - 64070619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奧隆印刷廠
裝 訂 北京市興懷印刷廠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13
插 頁 2
字 數 215 千字
定 價 45.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 010 - 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前 言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北宋張齊賢撰。張齊賢（943—1014），字師亮，曹州冤句（今山東荷澤西南）人。三歲時因世亂移家洛陽，少孤家貧，任俠仗義。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登第，以大理評事任衡州通判，歷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左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991）爲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化四年（993）罷相外任。真宗即位（998）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平四年（1001）罷相外任。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司空致仕，歸洛陽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樹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大中祥符七年卒，贈司徒，諡文定。著有文集五十卷、《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太平雜編》二卷、《同歸小說》三卷等。傳見《宋史》卷二六五本傳及《隆平集》卷四、《東都事略》卷三二、《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二《張文定公齊賢傳》等。《名臣贊種隱君書啟》爲“祥符諸賢所與種放明逸書啟也。首篇張司空齊賢書，自敘平生出處甚詳。可以見國初名臣氣象。”（《直齋書錄解題》一五）《宋史》本傳云：“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攜寒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匹。”

《洛陽搢紳舊聞記》卷首有“宋朝乙巳歲夏六月”自序，可知此書系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張齊賢任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所著。本書記“洛城搢紳舊老”所說“唐梁以還五代間事”及“親所見聞”，計二十一篇，分爲五卷。本書《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傳記類，《崇文總目》著錄於小說類，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均著錄於子部小說家雜事類，均作《洛陽搢紳舊聞記》五卷。惟《文獻通考》著錄爲十卷，誤。《遂初堂書目》小說類書名省作

《洛陽舊聞》，無卷數及撰人。

本書多寫五代至宋初生活在洛陽的歷史人物的傳奇性經歷，由於作者注意勾稽傳聞，選擇典型事例與細節，注重描寫人物的個性與神態，在寫法上有一定的誇張與虛構，所以不但如作者自許為“別傳外傳比”，而且許多篇章都是優秀的描寫歷史人物的小說。如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所說：《洛陽搢紳舊聞記》在北宋的同類小說中，“小說味道最濃，可以算是上乘的作品”。敘事用筆精細，繪聲繪色。如卷一《襄陽事》寫安重進、郭金海對陣廝殺，頗似後世通俗小說；卷三《白萬州遇劍客》描寫劍客行止，良有《虬鬚客傳》筆意。在描寫人物時，常能通過人物的語言、行動刻劃人物性格，形象生動鮮明，人物語言還經常使用口語，很可傳神。如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將卷軸來，可教秀才來。’……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卷五《焦生見亡妻》：“焦生起，筏上人連聲大叫云：‘莫向前！向前岸下是潭水，淹殺你！’”又：“妻回顧曰：‘爾向後覷，引他許多人來，我怕，我怕，可速教他回。’”幾篇描寫詐騙的故事，結構嚴密，情節曲折，引人入勝。另有多篇雖涉鬼怪，實頌人與人的真情。凡此都是傳奇意緒，使本書許多篇章具備了傳奇小說的資格。卷三《向中令徙義》《白萬州遇劍客》兩篇，後被韋驥改寫為《向拱傳》《白廷誨傳》（載《錢塘韋先生文集》卷一七），向中令事又載于北宋上官融《友會談叢》中，但都不及原文生動詳贍。由此，使《洛陽搢紳舊聞記》成為北宋初年一部優秀的傳奇小說集，也是中國古代小說中專以寫人物為主而獨具特色的小說集，對於後世小說尤其是傳奇體小說在選材、主旨、風格上都有重大影響。如程毅中《宋代傳奇集序》所說：“宋之傳奇於搜神志異而外，或摹壯士佳人之心膽，或述引車賣漿之言語，聲氣風貌，神情畢肖，千載而下，猶可仿佛。自茲而後，小說一家，蔚為大國，可以興觀群怨，或且優於詩賦。”

同時，由於本書的創作目的是“冀有補於太史氏”（卷三《向中令徙義》），因此所敘人物以帝王公卿為主，兼及布衣、劍客、工人，都是真實人物，且如序言所說，“摭舊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辨，略而不書；與正史差異者，竝存而錄之”，且記載完整詳細，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可補正史之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

價說：“如紀張全義治洛之功，極為詳備，則舊史多採用之。其他佚事，亦頗有足資博覽者。固可與《五代史闕文》諸書同備讀史之考證也。”因此，《洛陽搢紳舊聞記》向為歷史研究者尤其是治五代史者所關注，司馬光編《資治通鑑》、邵晉涵重輯《舊五代史》、辛文房《唐才子傳》等，均從本書採擇了一些史料。諸葛計《張全義略論》（《史學月刊》1983年第4期）、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匯證》（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等，也都利用了本書記載的有關資料。

此書傳世的版本有：明洪武中張氏刊本、乾隆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所輯《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庫全書》本、清內府抄本、宛委山堂和商務印書館兩種《說郭》（節選）本等。知不足齋本最佳。《知不足齋叢書》是乾隆年間鮑廷博於其書庫知不足齋所藏珍籍中選出精確者一百九十七種，輯為二十七集，其子士恭續刊以至三十集。知不足齋本據吳氏池北草堂校本刻印，前題“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集”，末有南宋無名氏寶慶三年丁亥歲（1227）跋：“丁亥臘月十有七日燈下校後四日立春，有詔戊子改元紹定矣。乾隆丙申（1776）孟春借吳氏池北草堂校本開雕。”可知此本原出南宋紹定（1228）年本。文中多有校語，不知出南宋無名氏還是出池北草堂，不過校中有據《說郭》者，則顯出池北草堂。四庫本不詳所出，文字與知不足齋本多有異同。商務印書館《說郭》卷五一選錄自序（有刪節）及五篇正文（其中《梁祖》一篇分為三條），書題下注五卷，題宋張齊賢，注：兵部尚書知青州，與知不足齋本題署相合。宛委山堂《說郭》卷四四取入《說郭》本，《梁祖》合為一篇。

此外，民國3年吳曾祺所輯《舊小說》輯有八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據上海進步書局20世紀20年代印行的《筆記小說大觀》本和王雲五主編的《叢書集成初編》本，均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但刪去無名氏跋。80年代有影印單行本問世，如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均未作校注。

近年，宋欣據《叢書集成初編》本對《洛陽搢紳舊聞記》的部分篇章作了注譯（見袁閭琨、薛洪勣主編《唐宋傳奇總集·南北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但點校較粗疏，注釋多為人名、地名、職官等專有名詞，失校失注之詞句較多。俞鋼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所作校點（見

朱易安、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二，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傅璇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出校精簡，但抄錄原文及標點有不少疏誤，且未作注釋。

總體來看，對《洛陽搢紳舊聞記》的整理和研究還遠遠不夠，校勘、注釋尚需大量認真細緻的工作，對其文學和史學價值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此次對《洛陽搢紳舊聞記》進行整理，根據文獻學整理研究的有關方法，通過對現存版本的比勘、梳理，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作認真的校勘和標點；依據相關史籍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必要的注釋和相關書證；並匯輯相關資料，作為附錄，冀為文史工作者更好地利用這一文獻提供較為完整、可靠的新本，更好地發揮其在五代至宋初時期的小說研究和歷史研究中的作用。學識所限，校注處理難免有欠妥之處，真誠歡迎批評指正。

校注說明

一、採用乾隆四十一年鮑廷博所輯《知不足齋叢書》本爲底本，校以明洪武中張氏刊本、《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宛委山堂和商務印書館兩種《說郛》（節選）本等。其餘版本及有關著述中文字可資參考者，酌情採入校注。

二、正文及原注文均依知不足齋本原文抄錄，文字脫誤、衍文、錯簡、俗體、異體等，不對原文作直接改動，而在校注中予以說明。

三、爲方便閱讀，對正文和原注分段進行斷句標點，並將原文豎排改爲橫排，原注雙行小字改成單行小字，用小一號字排，並置於（）中。

四、標點符號依照一般用法。已有斷句諸本，悉取作參考。遇各家句讀有出入或兩可者，擇善而從；遇聚訟未決者，根據習慣或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標點。

五、每篇校注先對本篇內容加以說明，校注內容按原文先後分段以序號^[1]^[2]^[3]等列於所校注字詞句之後。校注內容用小一號字排。

六、既有校注意見可以採用，或可資參考者，摘要引用，然後表明筆者觀點：論據充分者，論定之；論據不充分者，提出傾向性意見；無法論定者，客觀存錄。

七、前人沒有校勘意見，筆者發現有誤或懷疑有誤的，論證之；沒有可供採用或可參考的注釋時，嘗試解之；個別詞語解釋無據時，注明未詳。

洛陽搢紳舊聞記序

兵部尚書知青州 張齊賢 集

余^[1]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2]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3]事，往往褒貶陳跡^[4]，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述。今眼昏^[5]足重^[6]，率多忘失。邇來營邱^[7]，事有條貫，足病累月，終朝宴坐^[8]，無所用心。追思曩昔^[9]搢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爲五卷。撫舊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辨^[10]，略而不書；與正史差異者，竝^[11]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12]也。斯皆搢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庶可傳信，覽之無惑焉。宋朝乙巳歲^[13]夏六月，營邱自序。

[1] 余：商務說郭本作“予”，下同。

[2] 洛城：洛陽。中國古都之一。在今河南省洛陽市。歷爲河南郡、司州、洛州、河南府、河南路治所。五代唐定都於此，五代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及北宋皆爲陪都。搢紳：四庫提要作“縉紳”。搢紳：插笏於紳帶間，舊時官宦的裝束。亦借指士大夫。搢：插。紳：古代仕宦者和儒者圍於腰際的大帶。《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鄭玄注引漢鄭司農曰：“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漢書·郊祀志上》：“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顏師古注：“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

[3] 間：四庫本、商務說郭本作“間”，下同。

[4] 褒貶陳跡：評論過往之事。褒貶：褒揚貶抑，即批評；評論。陳跡：亦作“陳蹟”。舊跡；遺跡；舊事。唐郎士元《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詩：“去去勿復言，銜悲向陳跡。”

[5] 昏：同“昏”。目不明；昏花。《新唐書·魏徵傳》：“徵熟視曰：‘臣眊昏，

不能見。’”

[6] 重：通“腫”。《詩經·小雅·無將大車》：“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馬瑞辰通釋：“重之言腫也。《說文》：‘瘤，腫也。’又曰：‘瘞，小腫也。’成公六年《左傳》：‘於是有沈溺重腿之疾。’杜注：‘重腿，足腫。’此腫通作‘重’之證。腫亦為病，與‘祇自疚兮’同義。”《左傳·成公六年》：“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楊伯峻注：“重，即今‘腫’字。”

[7] 營邱：四庫本、商務說郛本作“營丘”。古邑名。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北，以營丘山而得名。後改名臨淄。《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三國魏阮籍《為鄭冲勸晉王箋》：“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8] 宴坐：商務說郛本作“晏坐”。閑坐；安坐。唐白居易《病中宴坐》詩：“宴坐小池畔，清風時動襟。”白居易另有《晏坐閑吟》詩。宋無名氏《李師師外傳》：“帝嘗於宮中集官眷等宴坐。”

[9] 曩昔：往日；從前。唐白行簡《李娃傳》：“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

[10] 鄉曲小辯：四庫本作“鄉曲小辯”。村言瑣語。鄉曲：指村野鄙陋之人。唐李端《贈道士》詩：“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為鄉曲號涪翁。”小辯：同“小辯”。猶小說，指細碎瑣語。唐劉知幾《史通·采撰》：“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

[11] 竝：四庫本作“并”。

[12] 別傳、外傳比：屬於別傳、外傳之類。別傳、外傳：傳記文的一種。為史書所不載的人物立傳；或於正史外另為作傳，記其遺聞逸事，都可叫別傳、外傳。姚華《論文後編》：“曰列傳，言倫次也；曰彙傳，言會歸也；曰合傳，數人一傳也；曰別傳、外傳，一人數傳也；曰附傳，隸於他人也；曰託傳，假設其人，亦藉以賦物也。”比：類。《漢書·敘傳上》：“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顏師古注：“比，類也。”《後漢書·楊賜傳》：“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李賢注：“比，類也。”

[13] 宋朝乙巳歲：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目 錄

前言	(1)
校注說明	(1)
洛陽搢紳舊聞記序	(1)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一	(1)
梁太祖優待文士	(1)
少師佯狂（楊公凝式）	(10)
襄陽事	(19)
陶副車求薦見忌	(24)
泰和蘇揆父鬼靈	(35)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二	(41)
齊王張令公外傳	(41)
李少師賢妻	(53)
虔州記異	(62)
衡陽縣令周妻報應	(68)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三	(70)
向中令徙義	(70)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83)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87)
白萬州遇劍客	(92)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四	(98)
安中令大度	(98)
宋太師彥筠奉佛	(106)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110)

洛陽染工見冤鬼	(116)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五	(119)
白中令知人	(119)
張大監正直	(126)
焦生見亡妻	(135)
石中獲小龜（開渠得蛟卵、掘地得鯉魚，皆附）	(140)
附錄	(144)
一 張齊賢傳記、逸事	(144)
二 張齊賢詩文	(168)
三 《洛陽搢紳舊聞記》提要	(182)
四 《洛陽搢紳舊聞記》所涉人物、地名、職官統計表	(183)
參考文獻	(192)

洛陽搢紳舊聞記第一

梁太祖優待文士^[1]

梁祖之初兼四鎮^[2]也，英威剛很^[3]，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

[1] 梁太祖：即朱溫（852—912），少爲鄉里流痞，參加黃巢起義爲將領，中和二年（882）降唐，因鎮壓黃巢起義屢受封賞，天復元年（901）封爲梁王，天祐四年（907）建後梁。乾化二年爲其三子朱友珪所殺。廟號梁太祖。詳見《舊五代史·梁太祖紀》。本文通過朱溫對杜荀鶴、徐夤等文人的接納與交往，從氣氛的烘托、杜與徐及吏役的反應、朱溫的言談舉止幾個方面，勾畫出朱溫橫暴兇殘，善用權術的暴君形象。本文對朱溫的刻畫，具有很高的典型性，也有一定的文獻價值。辛文房《唐才子傳》關於杜荀鶴、徐夤的評述，均採用了本文的材料。《資治通鑑》也採用了本文朱溫殺“順口弄人”的賓客一段，說明朱溫的兇殘。《分門古今類事》卷二十引《縉紳舊聞記》題爲《荀鶴惡念》，與今本差異很大，茲附於篇後。

[2] 梁祖之初兼四鎮：指朱溫於天復元年（901）五月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

[3] 很：四庫本作“狠”。狠毒；殘忍。後多作“狠”。《尚書·酒誥》：“厥心疾很，不克畏死。”韓愈《雜說》之三：“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

進士杜荀鶴^[1]以所業投之^[2]，且乞一見。掌客^[3]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4]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

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蹟於逆旅^[5]中，寒餓殊甚，主者畱^[6]之，不令私去。不爾^[7]，即^[8]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9]。一旦，梁祖在便聽^[10]，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11]，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12]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欲告歸^[13]。”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14]，梁祖果出，復坐於便聽，令取骰子^[15]來。既^[16]至，梁祖擲，意似有所下^[17]。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18]，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聲）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19]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20]，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21]，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22]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荅^[23]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24]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25]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26]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

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27]日輪中。

若教陰朗都相似^[28]，爭表梁王造化功。

由是大獲見知^[29]。

[1] 杜荀鶴（846—904）：晚唐詩人，字彥之，自號九華山人。池州後埭（今屬安徽）人。史載杜荀鶴得朱溫賞識推薦，大順二年（891）中進士，天祐

元年（904）薦爲翰林學士，旬日而卒。本文記朱溫稱梁王兼四鎮時，杜荀鶴仍爲秀才，且初謁朱溫，與史書所記不合。

[2] 以所業投之：將自己所作的詩文獻給梁太祖。業：版，古代書冊之版。此指詩文篇章。《禮記·曲禮上》：“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玄注：“業，謂篇卷也。”清宋翔鳳《過庭錄·管子識誤》：“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爲篇卷，以今證古也。”投：呈交；呈獻。宋王謙《唐語林·補遺三》：“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

[3] 掌客：官職名。周置，掌賓客飲食饋贈。《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隋唐宋爲典客署屬官，專掌在館舍迎送賓客。

[4] 大梁：古地名。戰國時魏國都城，在今河南開封市西北。隋唐以來，通稱今開封爲大梁，是宣武節度使駐地和五代後梁的京城。唐韓愈《送僧澄觀》詩：“愈昔從軍大梁下，往來滿屋賢豪者。”

[5] 困蹶：受挫，顛沛窘迫。《舊唐書·文苑傳下·蕭穎士》：“終以誕傲褊忿，困蹶而卒。”逆旅：客舍；旅館。《左傳·僖公二年》：“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杜預注：“逆旅，客舍也。”

[6] 畱：四庫本作“留”，下同。

[7] 不爾：商務說郛本作“不若是”。爾：代詞。如此；這樣。《尚書·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曾運乾正讀：“式爾，言故用如此也。”《禮記·雜記》：“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焉猶乃也；爾，如此也。言有君命乃如此也。”

[8] 卽：四庫本作“即”，下同。

[9] 逐日詣客次：每天都到待客處等候。詣：前往；到。《史記·孝文本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客次：接待賓客的處所。《資治通鑑·後漢隱帝乾祐二年》：“守恩猶坐客次。”胡三省注：“客次猶今言客位也。坐於客次以俟接見。”

[10] 聽：四庫本作“廳”，商務說郛本作“廳”。“聽”同“廳”，廳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黜免》：“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清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屋之有廳，所以聽事，故古之廳卽作聽。”便聽：便殿。

[11] 未見聞：四庫本作“未幾”。

[12] 巳午：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13] 欲告歸：四庫本作“告欲歸”。

[14] 未申間：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之間。間，他处多用“閒”。

[15] 骰子：賭具。也用以占卜、行酒令或作遊戲。多以獸骨製成，為小正方塊，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點，一、四塗以紅色，餘塗黑色。擲之視所見點數或顏色為勝負，故又稱投子、色子。相傳為三國魏曹植創製。唐溫庭筠《新添聲楊柳枝詞》之一：“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羣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為之，長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為籌，以記勝負。”

[16] 既：四庫本作“既”，下同。

[17] 下：張氏刊本、兩種說郭本、四庫本、舊小說本均作“卜”。按：作“卜”是。

[18] 重足：疊足不前。形容非常恐懼。漢桓寬《鹽鐵論·周秦》：“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魏書·恩倖傳·王椿》：“椿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

[19] 屈：四庫本作“邀”。

[20] 荀鶴為主客者引入：四庫本作“荀鶴來，主客者引入”。主客：官職名。戰國時已設，秦及漢初稱典客，為九卿之一。武帝時稱大鴻臚。漢成帝尚書置客曹，主管外交及處理民族間的事務。東漢光武分為南北主客二曹，晉分左右南北四主客，南朝單有主客，唐宋因之。此處義為“接待賓客”。《二程語錄》卷十六：“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

[21] 聲喏：亦作“聲諾”。出聲應答。古人謁見官長或會見賓客時叉手行禮，同時揚聲致敬之謂。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

[22] 簷：即“檐”。

[23] 荅：四庫本、舊小說本均作“答”，下同。

[24] 祥：吉凶的預兆。《左傳·僖公十六年》：“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杜預注：“祥，吉凶之先見者。”漢王充《論衡·異虛》：“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

[25] 在：舊小說本作“任”。

[26] 賓席：幕僚。唐黃滔《丈六金身碑》：“乃命自賓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庶……許一以金投吾俸中。”

[27] 灑：商務說郛本作“洒”。

[28] 若教陰朗都相似：《分門古今類事》卷二十作“若教陰靄都相似”，《全唐詩》卷六九三作“若教陰朗長相似”，《唐才子傳》卷九作“若教陰顯都相似”。

[29] 見知：受到知遇。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汾水》：“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武王伐紂，兼殺惡來。”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王逢原》：“王逢原見知王荊公，一時附麗之徒，日滿其門，進譽獻諛，初不及文字間也。”

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1]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2]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3]，巾櫛^[4]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趨進遲緩^[5]。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6]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

[1] 水瀉：腹瀉。便瀉如水狀。《醫宗金鑑·幼科雜病心法訣·瀉證門》：“脾胃濕盛成水瀉。”《兒女英雄傳》第三回：“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喝多了水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

[2] 客司：官職名。宋代置於諸州，掌招待賓客。

[3] 不獲已：不得已。《後漢書·獨行傳·嚴授》：“（張顯）寢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新唐書·沈既濟傳》：“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爲之。”

[4] 巾櫛：巾和梳篦。泛指盥洗用具。《禮記·曲禮上》：“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櫛，不同巾櫛。”引申指盥洗。宋王謙《唐語林·補遺一》：“巾櫛既畢，又請更衣。”

[5] 憂趨進遲緩：缺字處四庫本作“其”，筆記小說大觀本作“恐”。“遲緩”，商務說郛本作“遲慢”。

[6] 特帳設：商務說郛本作“特遇張設”。特別（爲他在賓館）設了教館。《後漢書·馬融傳》：“（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後以“設帳”指設館授徒。《初刻拍案驚奇》卷九：“近有個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個色目人，設帳民間，極有學問。府君若